

实力派作家原创精品小说系列

# 水路茫茫

李有干  
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实力派作家原创精品小说系列

# 水路茫茫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路茫茫 / 李有干著. — 南京: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0.4

(实力派作家原创精品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346-5041-3

I. ①水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45222号

书 名 实力派作家原创精品小说系列  
——水路茫茫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(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)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(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)

苏少网址 <http://www.sushao.com>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

(盐城市纯化路29号 226300)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9.625 插页 6

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46-5041-3

定 价 19.00 元

(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)

### 作者简介：

李有干 1931年12月生于江苏建湖，1956年出席全国第一次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，同年毕业于鲁迅文学院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国家一级作家。做过农村工作、报社编辑、记者，曾任县文化馆馆长、区文化局局长。

60年来，一直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，主要作品有长篇儿童小说《暴风雨过后》《大芦荡》，中篇小说《无尾猫》《绑架》《小孤舍》《石碑》，短篇小说集《漂流》《秋夜》《人民代表》《新媳妇》等。《大芦荡》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大奖、江苏紫金山文学奖、冰心儿童图书奖。《小孤舍》获《儿童文学》中篇小说擂台赛银奖，并获得中国文联、中国作家协会分别颁发的从事新中国文艺工作、文学事业六十周年荣誉证书和证章。

# 序

曹文轩

这是李有干先生的又一部长篇小说，故事还是与水有关。大河大海，还有像叶脉般的小河和水沟，水晃动在阳光下，在月光下迷离恍惚。水在稻田里，在大大小小的河流里，在池塘里，在人家的家前屋后。风起水动，于是世界上的一切在动。这里人家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皆与水有关。没有水，这里也就没有了故事，没有了生命。《茫茫水路》是一个水故事。里头的人物，无论是主人公泥团还是他的父母、姐姐抑或是老枪等人物，都是水边的产物。他们离不开水，离不开河，离不开船，离不开一座座桥。眼睛为这里的特殊风物所染，心也就注定了是这特别区域里的心，与其他地方的人不一样的心。水不仅仅为这里的人提供鱼虾和稻米，也给予人生

的哲学、处事的方式、言语的方式。水净化了这里人的灵魂，荡涤了精神世界的污泥浊水。水是隐喻，是天书，在它与船头相撞发出的泼泼声中，和它在与芦苇的耳鬓厮磨的絮语中，这里的人，听到了天语，悟到了天下奥义，水的奥义。水可方可圆，水有非常好的顺应能力。那些在艰难困境中活着的人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能力，才终于活了下来。这是智慧，水的智慧。但水同时也给了他们冲决一切黑暗堤坝的决心，一旦汹涌，那将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法阻挡的力量。在《茫茫水路》中，我们见识到了这种力量。

一个写作的人，最明智的做法就是顺应先天的限制，按造化行事。李有干先生写了几十年的作品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。事情做在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下。到处流淌着水的世界，是他永恒的世界。这里的天空和大地，芦苇和莲藕，野鸭和各种水禽，更有那些与其他地方上的人很不一样的人，才是他生命中最宝贵的。这一切才是他的写作资源。至于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时髦题材、现代意味十足的种种风景和世态，他永远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一处不为心动地观望的。他知道，他的财富在什么地方——就在他的脚下，在他几十年跌宕起伏的生活里。《水路茫茫》同样也是他经验的产物。这份经验就只有这块土地能够提供。这也许是一种局限，但同时也使他的文字有了鲜明的标志。

《水路茫茫》写的是一段在战争年代发生的故事，而这样的题材，在今天的儿童文学中已经基本不涉及了。今天的儿童文学迷恋的是一个游戏精神布满空间的时代，是时尚，是无边无际的热闹，还有就是无缘无故的忧伤与漫无边际的快乐。这个时代四下里都在声嘶力竭地喊叫着：我要快乐！尽管这个世界已经绞尽脑汁地创造了五花八门的快乐，但依然还是不能满足人们对快乐的需求。“快乐”在今天，是一个高频词，是大词，强调快乐的人才会被指认为是具有现代精神的、开明的、文明的、先进的、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。“快乐”不仅是现代生活理念，也是现代教育理念。在这样一种情景之中，儿童文学自然也就不会回望曾经有过的战争，因为战争是不快乐的。战争是悲剧，是悲伤的，残酷的，是由泪和血组成的。泥团是无法快乐的，他的姐妹们、父辈们也是无法快乐的，他们要面临贫穷，面临杀戮，面临偷袭和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战斗。他们要保卫家园，保卫尊严，而为了这一切，他们要敢抛头颅洒热血。他们当然也有快乐，那就是在胜利之时。这是历史，按理说，历史是不能忘记的，但在事实上，我们已经再也不愿回忆这样的历史了，因为回忆带来的是不快乐。可是，我们能够忘记历史吗？

其实，一个人也好，一个民族也好，如果一旦忘记历史，陷入无节制的快乐，危机已经像虎狼一样在周遭潜

伏着了。

《茫茫水路》让我们的孩子又重新回到战争，回到我们曾有过的既悲惨又悲壮的历史，这对他们理解苦难和快乐的根本含义，是大有好处的。

2010年3月12日于北京橡树湾住宅区



# 1

春头上，泥团家三天揭不开锅了！

猫在落了一层灰的灶台上，留下许多梅花瓣似的脚印，也没找到一点可吃的东西，咪咪的叫声有气无力。泥团的母亲平时总把锅灶擦得一尘不染，现在饿得连路都走不动，也就懒得收拾。泥团看出母亲不想让父亲发愁，但又不忍心让全家人饿得肠子抽筋，只好把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：缸里的粮食早就见底了。父亲愁肠百结，愣住好半天没说话，最终的回答只能是一声深深的叹息，然后忧心忡忡地从屋里走了出去。

泥团不知父亲去哪，离得远远的在身后跟着。

高天河在村里走了一圈，找不到一户借得出粮食的人家，哪家不是勒紧裤带过穷日子，向谁借呢？经过安家大院时停了下来，泥团的心跟着蹦到喉咙里。他知道安家的门并不难进，但那是一个无底洞，进去就很难出来，从春到秋也就三五个月时间，借一斛粮就得还两斛，

当年还不清，来年连本带利就变成了四斛。多少人因为拿了安家的高利贷，卖田卖地，卖儿卖女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他家五年前借的五斛粮食，因无力偿还，现在已变成三十斛，如果再继续借，只能卖地还债。当他看到父亲一只脚刚跨进院门，忽又被火烫着似的退回，心才落了下来。

驴打滚的高利贷，是悬在大湾人头上的一把刀！

高天河刚要往回走，可是想到家里人快被饿死，一时没了主意，一直站在大院的门外。

犹豫。徘徊。

大湾村地处苏北里下河湖荡地带，沟河纵横，渠塘密布，开门就见水，出脚就摇船。这里本来没有人家，多少年前一个逃荒的人，在湖边围起一片水面，用土一层层垫高，种些豆粮杂谷，接着收留了一个从黄河北过来讨饭的女人成了家。后来陆续有人来开荒了，都是讨饭的人。不知经过几代人的繁衍生息，村子一天天变大，现在已有二百多户人家，原来贴得很近的湖荡，早就退到离村庄很远的地方，只留下一条河，不是那种头大尾小的湖叉子，而是可以行几十吨大船的水道，湍急的河水形似一条游动的白龙，故称白龙河。

泥团的祖父一生的追求和最大的奢望，就是能有地种，给子孙后代留下几亩地。泥团的祖父体壮如牛，张开的手掌大得像芭蕉扇，一顿能吃下三斤米的饭，干起

活来赶得上一头牛，却没有一块打狗的堡头，只能租种安家的地。一年，泥团祖父的外甥成亲，请他去吃喜酒，身为舅舅不能不去，却又穷得拿不出礼钱，只给了十个铜板。按这里的乡风，舅舅属上等亲理应坐首席。外甥是个生意人，嫌他出的礼钱太少，让他和斟酒的坐一条凳。泥团的祖父没有入席，问外甥为何下他的面子？外甥说十个铜板的舅舅，只能和斟酒的坐一起。泥团的祖父掀翻一桌酒菜，回到家里告诉泥团的父亲，土地不仅能养家糊口，而且是一个人的身价，没地就会被人瞧不起，失去做人的尊严。

泥团的祖父虽有一身力气，但要置下几亩地，谈何容易。

就在这年秋天，安老爷子带着儿子安四楼到场头收租。泥团的祖父叫来几个村邻，把晒在场上的稻子收起来。泥团的祖父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汉子，村里人对她十分敬重，不论做什么喊一声就到。收场时，泥团的祖父和来帮忙的人有说有笑，安老爷子被冷在一旁，心里很不自在。

泥团的祖父叫过斛。

安老爷子想到他到外甥家吃喜酒遭到冷落，便想再当众戏弄他一次，使他日后在村里抬不起头来，抬了抬手说：“慢。”然后指着场头上的石碾说，“你力大过人，我很想见识一下，如果你能把石碾举过头，租种的五亩地

就归你所有。”

村邻们知道他心怀不轨，对泥团的祖父说：“安老爷子说的玩话，别当真。”

安老爷子往起一站：“我说过玩话么？”

石磙有五百多斤重，打场时两条壮实的牛也拉它不动。

泥团的祖父遭到捉弄，咽不下这口气，便问：“这话当真？”

安老爷子笑笑：“不假。”

泥团的祖父对村邻们拱了拱手：“安老爷子要和我打赌，请诸位作证。”

安老爷子当场立下规矩：如三次举不起来，绕着场头爬三圈，明年的租粮由三七改为二八分。

村邻们竭力相劝：“石磙太重，赌不得。”

高天河朝父亲跪了下来：“爹，千万不能……”

泥团的祖父推开儿子，再问安老爷子：“说话算数？”

安老爷子料定他举不起来，说：“我一言九鼎，决不食言。”

安四楼心里没底，劝老爷子：“拿地打赌，犯不着。”

安老爷子眼一瞪：“牛身上拔根毛，你怕什么。”

泥团的祖父想到的不光是那块地，还有穷人的志气。但使出浑身的力气，石磙却稳如泰山，纹丝不动。

有人劝：“别伤着身子，算了。”

安老爷子不依不饶：“人口说的人话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”

泥团的祖父拼死搬那石碾，仍然没有举起来。

安老爷子放声大笑：“爬，绕场爬三圈。”

泥团的祖父说：“你有言在先，我三次举不起来，才算你赢了。”

安老爷子一拍巴掌：“好，有种。”

泥团的祖父往掌心抹了唾沫，又去搬那石碾，可是太沉了，石碾就像生了根似的扳摇不动。

村邻们急出一脸的汗。

高天河喊道：“爹，使劲！”

安老爷子叫道：“只剩下最后一次了。”

泥团的祖父憋足一口气，把裤带紧了紧，脸涨得像紫萝卜，眼球也暴了出来，随着石破天惊的一声大吼，终于把石碾举过了头。

安老爷子目瞪口呆。

可是，泥团的祖父再也支撑不住，石碾从头顶砸了下来，整个人压成了肉饼，鲜血四溅，一只眼球和几颗牙齿落到高天河的脚下！

高天河扑向父亲，昏了过去。

安老爷子无法反口，到地里取回一包土回了大院。

泥团的祖父安葬在堤脚下，守望着这块他用生命换来的地。

高天河把父亲的一只眼球和几颗牙齿，放进一只瓦罐，用石灰桐油做成泥膏，把罐口封好，外面包着一块红布捧至田头，拔去安家的界桩，挖了个坑用砖块垫底，小心翼翼的把瓦罐放进去，上面又盖了几块砖，然后填上一层厚土，算是埋下了高家的界桩。

高天河跪在田头，洒下一串串泪水，仿佛听到父亲在喊：儿子，要保住这块地啊！

泥团出生时，高天河见是个男娃，给他起了个带有泥土味的名字。泥团还不会走路，高天河就驮着他在田埂上走来走去。可以说，泥团的血液里有着泥土味和庄稼成熟的清香味。泥团幼年很顽皮，母亲给他换件干净衣服，一天不到晚就弄得浑身是泥。母亲要拿棍子揍他，高天河却说庄户人家的娃，就是要在泥水里滚爬。泥团在水塘里折腾成谁见了谁怕的泥鬼，高天河不但不生气，还呵呵大笑，抓起一把土送到他的鼻下，问是啥气味？泥团说一股腥臭味。只有这时候，高天河才会板下脸来，胡说，土是香的！

泥团懂事后，高天河不止一次地把他带到田头，告诉他地下埋着一只瓦罐，里边装着祖父的一只眼球和几颗牙齿，这就是高家的界桩！

## 2

泥团上学读书时，先生说他的名字太土气，要给他改名。高天河知道了，立刻到学堂里对先生说，种田人离不开田土，没有地一天也活不下去，什么都可以改，唯独他儿子的名字不能改。话说得很死，先生只好依了他。泥团在村里读完小学，要进城才能读中学，这对饭都吃不饱且又负债累累的高天河来说，连想都不敢想，只能让他辍学在家。

这年，泥团才十三岁。

泥团生得眉清目秀，四方脸，高鼻梁，头脑特别灵活，眼睛一眨就是一个主意，学习很用功，捧起书本就不肯撒手。学堂的先生来找高天河，说泥团是块读书的料，决不能让他荒废学业。当初给泥团起名字时，高天河就想让泥团和自己一样，一辈子在泥水里滚爬，保住祖父用生命换来的五亩地，可是残酷的现实使他看到即使把地保住了，日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，让儿子读书也许能读出个人样来。然而，他只能对先生说手头困难，无力供泥团读书。先生连叫几声可惜可惜，扫兴而回。

泥团想读书，渴望读书，读书是他最大的爱好。先生走后，泥团盯住父亲又哭又闹，要去城里读中学。高

天河左算右算，几年书读下来绝不是小数目，家里除了那几亩地之外，再也拿不出一样值钱的东西，只能冷下脸来说，穷人天生是扛扁担的命，认了吧。泥团见父亲不松口，又跟母亲使性子。母亲唉声叹气地说，谁叫你投错胎，跑到穷人家来呢。高天河看到儿子辍学后痛苦不堪的样子，狠下心来，你实在要读书，只有把地卖了。

泥团多次听父亲说过，这地是祖父用命换来的。他虽没有亲眼所睹，但一闭上眼睛，那血淋淋的一幕仿佛就发生在眼前。真的把地卖了，既对不起逝去的祖父，也会伤透父亲的心。泥团说他想读书了。高天河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话，答应还清安家的高利贷，手头稍微宽松些就让他继续上学。

泥团终于有了指望，但不知要等多久，家里太穷了。

高天河在大院外犹豫了许久，最终还是咬着牙，没有向安家借粮，两手空空地回到家里，一筹莫展。

河边传来叫卖声，泥团到河边一看是卖泥螺的船，叫卖人是本村的屠夫二胖子，以卖肉为生。高天河感到有些奇怪，一个杀猪的咋卖起泥螺来了？

二胖子并不胖，人称小刀手。二胖子说村里人饭都吃不上，谁有钱买肉吃？宰一头猪十天半月也卖不动，只好另寻生路下海拾泥螺，用盐腌起来运到西乡，两斤泥螺就能兑换到一升麦糝子，虽然发不了财，但能混



个嘴。

二胖子说：“青黄不接，看来你的日子过得也不轻松。”

高天河推心置腹地说：“不瞒你说，已经三天揭不开锅了，只有等死。”

二胖子说：“大海能养活人，下海吧。”

高天河说：“我没出过远门，不知哪片海滩能捡到泥螺。”

二胖子说：“从黑沙河向南走不多远，有个叫下拉河的渔村，到那里你就知道了。”

泥团也跟着问：“下海真的能捡到泥螺？”

二胖子说：“退潮后的海滩上，到处都是，尽你捡。”

泥团又问：“没人管？”

二胖子说：“大海不属于哪一家，谁也管不了。”

高天河有些摸不着底：“从黑沙河走要经过双河镇，据点里的鬼子不会查船？”

二胖子说：“不起眼的小船鬼子不会查，二鬼子想讹几个钱，给他几斤泥螺就行了。”

高天河说：“人生路不熟，你再下海带我去。”

二胖子说：“我这船泥螺少说也要卖十天半月，你都揭不开锅了，等啥啊。”

二胖子借给高天河一斗麦糝子作路粮，并告诉他海边的水比油贵，往船舱里舀满淡水，吃不完还能卖钱。